

与命运抗争的人(报告文学)

田信军

她叫杨冰，是西北国棉二厂子弟小学音乐教师。她很普通，无官无位，功绩微薄，鲜为人知。她同时又不普通，不是吗？数年前，咸阳市文艺创作研究室一位作家，就曾经要求与她合作，就她个人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写部中篇报告文学，只是后来被她婉言谢绝了。

当我请求与她的时候，杨冰对我说：“写可以，但我的身世你最好别写，我出身不景气，在那样的年代，遭点磨难，受点创伤，是可想而知的。我不愿人们看到我的过去，它会使我伤心的。”遵照本人的嘱咐，我只得舍去了那些我以为最精彩的部分。

1978年杨冰突然病倒了，病得很厉害，以至于不得不送到西安市大医院去治疗。经查，她患的是“结肠癌”。这消息无疑是青天里响起一声炸雷，杨冰被震懵了，她感到绝望了，命运对我怎么这么残酷啊！

她想到了死。医生劝她住院作手术，她硬是拒绝了。她回到咸阳。她要安排后事。趁丈夫不留意，她一此吞服了100片安眠



杨冰近影 文武摄

药。可是奇怪，睡了一觉后，她反倒醒了。难道死神不愿收留她吗？

她没有死心，又作了第二次死亡准备。她把丈夫和儿女全都哄出屋，把房门窗户关了个严严实实，把一根尼龙绳挂在了屋梁上。凳子蹬倒了，尼龙绳把白皙的脖颈勒出了深深的印痕。可是偏偏的，丈夫不知咋的却又回来了，又是砸门又是撬窗。唉，又没死成！

杨冰没有懈气，又找了一瓶强效安眠药。由于怕被人发现，加上性急，那瓶盖她总是揭不开，一气之下，她把药瓶摔碎了，抓起药片连同碎玻璃渣儿一古脑儿吞进肚里。到底是强效安眠药呢，她还

回可不得了，口吐白沫，不醒人事。丈夫和校领导，以极快的速度把她送到咸阳市中医学院。在那儿，人家把她好一阵折腾，又是洗胃，又是输血。末了，她还是没死，又活了。

三次都没死成，看来老天爷不让她死，怎么办呢？杨冰陷入深深的思索。

“四人帮”那阵，她看了一次枪毙人。她问法医：为啥那六个刑事犯一枪就结果了，而那个“政治犯”头都打没了，却还在地上站着呢？

法医说：那叫精神。一个人要是精神不垮，是很难倒下去的。

人不在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高贵，活得有价值。杨冰的心里燃起了一颗跃跃欲试的念头。

杨冰又一次站在了讲台前。杨冰担起了学校大队部辅导员的重任。人都说杨冰是个十二能，这话一点不错。编导唱舞，琴棋书画，她样样在行，招招惹人。该组织学生课外活动了，她拿起彩色粉笔走到黑板前，只轻描淡写地涂抹几笔，立时，黑板上就显出一群栩栩

3月16日《武威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人民代表的心里话》的稿子。尽管稿子发表前经有关部门审阅过，稿子所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而且发表时还删去了“有棱角的话”，却惹怒了地方官，他们竟演出了“扣发尚未发出的全部报纸，已发出的全部收回”，令“八名记者两人一组，沿武威市东南西北四条大街挨门收报”的丑剧。

一时间，报纸上伸张正义的文章如雪片般飞来。我想，不管心里滋味如何，武威地委书记定会拟出“承认错误，记取教训”之类的文件，写出个人“检讨”，甚至可能骑个破自行车或步行到武威报社去道歉……

要真正做到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绝不是一天能做到的；而出了使全国瞩目的“乱子”之后，做出“痛心疾首、深刻检查、坚决改正”的姿态，却是立刻可以办到的。——即使某些领导思想上还转不过弯或认为压根儿不需要特什么弯，机关里的“智囊”和“笔杆子”——说白了，就是领导的“头”和“手”也会如电子计算机般迅速准确地作出使领导人化险为夷的反应。

武威领导大发武威的消息见报后，很有一些人不认为武威领导是思想作风有问题，而是“水

大发“文威”当如何

高志华

平太低”，细品那言外之意，便是：压制民主和拒绝批评，除了发武威的笨办法而外，尚有发“文威”的高招。试想，倘若武威市领导当初不是下令扣发、收回武威报，而是发文

件肯定稿子写得完全对，批评意见完全正确（改

不改是另一码事），到处赞扬武威报敢于实行舆论监督的改革精神——起码是不动声色，而过上十天半月，便把写稿

子的记者调到小学去当教导主任，将主编“升”到火葬场去当副书记，再过两三个月把审阅稿子的某部门领导派到山区某乡去长期蹲点搞扶贫致富，那末，天下又有谁能知道武威领导的民主作风如何？

在不少人的眼里，发武威者（诸如收报纸、打记者、砸相机之类）毕竟是政治上不够“成熟”，“领导水平不高”的表现；而各条战线的领导以及已列入“梯队”的未来的领导，还有作梦也想进入“梯队”的未来的未来的领导发起“文威”来十分成熟且游刃有余的，何止一两个？！

对那些正在和即将不动声色地滥发“文威”者，当如何？

古时敬老趣语

尤金山

尊老敬贤，是我国民族的传统美德。古时民风纯朴，把“寿星”出现视为盛事，崇为“人瑞”，并报朝廷奖赐、表彰。古制中对敬老也有明确条文。如清制中就规定“凡寿民寿如年登百岁者，由本省督抚题请恩赏，奏旨绘匾、建坊，以昭人瑞。”

所以，那时各地方长官都注意调查掌握百岁老人，并注册上报。如清乾隆二十六年，广东南海县民杨能启，年一百岁，其妻黄氏一百零一岁；四十五年安徽亳县民陈洪如年一百零六岁，妻王氏一百零一岁……均上报朝廷，“亦蒙特旨旌表”。光绪四年，湖南巡抚奏称：湘乡县胡氏五兄弟皆耆老健存。其长者朝瑜，八十九岁，次曰朝瑞八十七岁，次曰朝秀八十五岁，次曰朝耀八十三岁，次曰朝环八十一岁。五老长寿，乡里欢庆，也震动了朝廷，予以重赏。

皇帝出巡时，对长寿老人也颇为器重，乾隆辛未南巡，湖南一百四十岁老人汤之程前来接驾。其随同孙皆白发飘萧之翁。乾隆欣喜，先后赐匾额两块，一云“花甲重周”，一云“古稀再庆”。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出巡江浙，福建百岁举人郭神岳，老儒陈应腾等人前往迎銮，皇上谕赏郭举人为进士，奖赐陈应腾等人御书、缎匹、荷包等物。

1984年4月，杨冰去咸阳中医学院肿瘤科化疗，发现住院部那些癌症患者，全是衰衰败败凄凄哀哀的样儿，一问病史，还都没她长。

由此，她更坚信，精神作用对一个癌症患者来讲是多么重要！

1987年，杨冰和爱人一起来到黄山脚下。那碧天的云，蛮荒的山，被秋霜洗黄的野草，无不展现着清瘦的情姿。看到自己和大自然这般贴近，杨冰心里好不惬意。别的游客，全都乘车向山上进发，而杨冰却建议丈夫和她一块步行前进，脚踏实地地领略大自然的风采。

丈夫看着漫长遥远的山路，迟疑道：“咱俩能行吗？”

杨冰反驳道：“你



刊头设计 郭义明

本版编辑 杨乾坤

如上的众生图，有踢球的，跳绳的，跑步的，舞枪弄剑的……娃娃们一看就明白；学校要赶排节目，杨冰便是总导演……杨冰，那可真是鞭稍上拴辣椒——抡红

咧。可不是嘛，由她和另一位同志编导的少儿舞蹈“让世界充满爱”，在咸阳市中小学生文艺汇演中，一举夺魁，满载而归；西北国棉二厂荣获共青团陕西纺织工业系统西片协调区举办的时装迪斯科大赛一等奖，其编导功劳，仍然少不了杨冰。

人，也怪呢，要是把什么都想开了，精神马上就不一样。就说杨冰吧，瞧她整天忙忙碌碌，说说唱唱的样儿，谁会想到她是患有癌症的人呢？不可否认，病魔无时无刻不在摧残着她。不想吃饭，她强迫自己喝进大量的营养汁；大便不下，她就坐在痰盂上，那怕拉的是血，是脓，也不能让其留在肚子里。尽管癌变对她身体带来诸多的痛苦，但在精神上，她却始终保持着乐天派的风韵，从不以病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她爱交际，善谈吐，喜穿戴。她是爱美的，她要作一个正常的女人，同时也要力争作一个不平凡的女人。

1982年，她开始读书，开始钻研创作。书读了一本又一本，稿写了一摞又一摞。试着朝外寄了一篇散文，四五首诗，也怪，竟然全都发表了。

1982年，她开始读书，开始钻研创作。书读了一本又一本，稿写了一摞又一摞。试着朝外寄了一篇散文，四五首诗，也怪，竟然全都发表了。

1982年，她开始读书，开始钻研创作。书读了一本又一本，稿写了一摞又一摞。试着朝外寄了一篇散文，四五首诗，也怪，竟然全都发表了。

1982年，她开始读书，开始钻研创作。书读了一本又一本，稿写了一摞又一摞。试着朝外寄了一篇散文，四五首诗，也怪，竟然全都发表了。



雨霖铃·延安崔府君庙 浏阳河

渭河本是古黄河

孔繁宗

渭河河道本是黄河故道，这是地质工作者经过系统考察、研究所揭示的巨大山水变迁。

新第三纪时（距今24.6—5.1百万年），黄河本是逆现今甘肃洮河下游，过鸟鼠山顺现称渭河的河道截直地向东流，形成了滔滔大河的宽阔河床。由于新生代以来，陕北间歇性波

浪状不均衡拱起，西秦岭榆中至鸟鼠山发生近南北向长垣状隆起（学术上称地槽），造成从渭河而流的古黄河，在刘家峡袭夺改道，环绕陕、甘、宁黄土高原拱起边缘薄弱地带而流，使黄河绕了一大圈，出禹门抵潼关，重入黄河故道交汇。

原来的洮河本来从

梅川经漳县交于原古黄河（即现称的渭河），因鸟鼠山隆起，洮河向北西方向袭夺，逆黄河故道至刘家峡，变迁成为现今黄河的支流。

原遗留的古黄河故道——渭河，由于源远的上游水系受截切，汇水源流数量与汇水量显著减少，使若大的河床无大量供水来源，形成床体与水量不匹配。

这一巨大山水变迁，是剧烈的新构造运动造成。千百年来，人们常为突然宽绰的渭河而无长流的源头而发生疑谜；象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就有诗云：“疑问鼠山名，试为答案战千

古，长流渭河水，溯到源头只一孟”。确实“一孟”之水，何以能成滔滔大河的雄风势态？！原来现今宽大的渭河，是鸟鼠山没有隆起之前，西部众多浩长的河流水系长期侵蚀作用而形成。



古，长流渭河水，溯到源头只一孟”。确实“一孟”之水，何以能成滔滔大河的雄风势态？！原来现今宽大的渭河，是鸟鼠山没有隆起之前，西部众多浩长的河流水系长期侵蚀作用而形成。



鹿（国画）

马保林



在改革的浪潮中